

短篇小說 佳作



蔡玫姿

出生：民國61年生

學歷：清華大學中文研究所畢

現職：教師

曾發表之作品：「親愛的爸爸」、「火鶴」、「味道」、「掉落的滑音」……等

獲獎記錄：府城文學獎散文類二獎、竹塹文學獎小說二獎、月涵文學小說首獎

八十七年度教育部

文藝創作獎作品集

創作理念

怕老

我的工作與小孩有關。

但我喜歡觀察老人。年老色衰的、肥胖蒼老的、頑靈不通的、頤指氣使的，他們的臉孔常常扭曲躁動。

我是如此如此地害怕，成為他們當中的任何一人。

因而我用筆來預言別人，也預言自己。

以為，這般的先見能讓自己不再畏懼。不再怕老。

怕老的人其實都該來寫小說。

短篇小說

暮情

隔一天不打緊，隔兩天、又三天，紅包場的客人和工作人員，幾乎全察覺到小蘋果異常嬌豔的面容。

近幾年，小蘋果肉全長到腰腹間，從後頭看來，黑色鏤空的晚禮服包裹著的，幾乎是個碩大的德州蘋果了。歲月消逝了她的青春美貌，幾天內，卻一下子通通拾回來。

連李監事也被這種遲暮美人的風采震懾住。小蘋果唱完固定的曲碼，下台就見李監事游魚一般，攏過來，緊憨憨地跟著。

好半尚，像是欣賞盡了她今晚的行頭後，發話：

「蘋果姊，今個月桂跟東蠻子有飯局，按說原定由她唱的那曲，就由您替班吧？」

山東蠻子是近幾年場內新來大手筆的客人。專愛聽周璇的老歌。這幾回頻頻夾條子、贈禮金來約月桂。有回月桂還把山東蠻子寫的字條拿給後台諸家姊妹們。一邊嘻笑，「情書你們看，一萬元我拿啦。」

真好個大手筆，一個紅包袋包內裝的就是十張千元大鈔。紙條上寫，贈「清幽似嫦娥，芬香如梔子花的月桂」。笑死人了，小蘋果冷著慘白的臉，你不來後台瞧瞧，看月桂撈褲管、擦指甲油沒氣沒質的模樣!!啥清幽?啥芬香?

思緒轉到眼前，李監事呀，原來是這檔子事，所以您稱呼我這麼快就從「蘋果大姨」改成「蘋果姊」，我還以為您轉性了呢。小蘋果肚子裡頭這麼想著，話衝出口依然有旋有律。

「可以啊，一曲而已是吧。只不過...我挺不愛唱周璇的歌。」

「行，曲目改一下無妨，今晚客人稀少，不會察覺的。」

小蘋果沒料到這點賣乖得不著什麼便宜。

「那我要挑姚蘇容的歌。」她順著話頭，正思慮著如何打退堂鼓。李監事那頭卻大鳴大放。

「可以，可以，月桂這首是壓軸曲。姚蘇容的歌熱鬧些，可以讓場子不那麼涼。」未了，還說呢。「蘋果大姨，您今晚紅包鐵定會收很多，呵呵呵。」

本來已經卸掉一半油彩的小蘋果，半沒好氣又等了兩曲，後台隱約傳來外頭主持人立方老掉牙的笑話，聽了快十年，前幾個字一出現，小蘋果就知道後幾個字，幾乎可以和立方講對口相聲。她開始非常後悔，平常這時候已在家裡洗檸檬藥藻，這會兒卻還耗在半大不小的後台。所有的人都走了，連李監事也陪月桂、山東蠻子攪豁飯局，光剩一名場務和道具組的小妹。

終於，她聽到立方說，「讓我們歡迎月..小蘋果來唱今晚最後一曲壓軸，姚蘇容的『今天不回家』，不過大家可要記得回家呀！」

鼓聲咚咚響起，夾著敷衍立方笑話的幾點訕笑聲，小蘋果自後台揚起喉嚨，「今.....天.....不.....回.....家.....」

唱到「不」字時，她整個身子亮在舞台前，稀稀落落的掌聲成了最不起勁的伴奏。

緩了緩氣息，她抬高鳳眼四處環望，發覺今晚客人真的稀少。

多數走了，有幾個顯然是來捧月桂的場，等看清楚不是月桂亮在麥克風前，竟紛紛起身。

老人們區篋成く字形的身軀，穿過包著碎花布套的咖啡雅座。那種碎花布皺皺的，無須鼻子，就能嗅出發霉的氣味。從這家歌藝廳的前身——空軍俱樂部時代就有了。

天花板上的旋轉燈，隔幾秒撒下亮光在這幾個離席的客人身上。小蘋果穩住自己的情緒，慶幸著還好是首悲切的歌。她覺得自己悲切呼喊回家的聲音，也在呼喊他們回座。而小蘋果為了配合歌曲意境，捏造出一張怨婦臉孔幾乎成真。

終於熬到曲子間奏，卻有個戴絨帽，長鼻子的人，穿越幾個咖啡桌，筆直地走向台前送花。小蘋果有些驚訝。抖音拉長好久。

這人大約老花眼嚴重。花一到前頭，才看清楚唱歌的人，並不是慣常唱壓軸曲的月桂。送花的人傻了，遲緩好幾秒。手伸出去又不知如何收回。還是小蘋果大方，甜甜笑，露出前幾年招牌式蘋果笑容。

那人把花遞向前頭，小蘋果一彎身，快速撈起花。順道將夾在百合花中間的三個紅包袋，在胸前攤成扇型，展示一番。掌聲零落地響起。

「算你倒楣……」她心想，迴轉身子，亂踩著吉魯巴花式腳步，不去看送花人喪氣的表情。

姚蘇容一曲洗淨場子，時間已是夜間十點左右。

濟南路一端晃蕩蕩，另一端燒起宵夜街的煙火。小蘋果沿著行道樹影走，遠望去，她的影子溶進行道樹內。

「今天這場子真無聊。」她甩著翠珠花的小包包，一邊想著。雖然後來下台去暖場，握握不到五位的客人老舊的手，但只要來三個紅包。每個紅包都薄得可以一眼看穿。她連拆開來數鈔票的力氣都沒有。

「反正是無聊透了。」她再想一回，伸進皮包捏緊那折成四折的紅包袋。真薄，「雨夜花，雨夜花，給人吹……」這會兒，她卻哼起台語歌。

其實我台語歌唱得比較好。小蘋果這麼想著。她來自一個極偏僻的地方，彰化二林。那地方看見外省老兵像看見珍奇野獸。後來，怎麼個卻來到台北這繁華大都市，當了近十五年紅包場的女歌手呢？

那段往事，小蘋果不大去提。寫來也跟清純女人被拐騙，弄大肚子的苦海女神龍情節有關。

~~~~~  
依然是個在霓紅燈下旋轉的日子，小蘋果雖然過氣，但紅包場子更是過氣。紅包場裡頭的人個個過氣。

只有時間，永遠消磨不夠。小蘋果每天就這麼排給自己兩小時的演唱時間，劃上條眉毛得須一兩個小時，擦個唇膏當自己是闊嘴唐老鴨，就得三個小時，加上煩瑣的梳頭、粧點、選行頭，白日如此虛度。生活才不是空的，人也能拋掉那種似有若無、孤寂無聊的感覺。

隔天小蘋果在旋轉的霓光燈下唱著往事只回味，心情無端端地悲切起來。已經

很久沒有這種冷風直接灌注胸口發噎的滋味。趁著樂曲空檔，她進了後台把李監事叫到跟前。

「怎麼搞得又.....今天的燈光，犯我的大禁。」

「早說不要那八盞地燈，直挺挺從下頭往上照，是故意要照我新長的肥肉嗎?還是故意要把我照成雙下巴?」小蘋果擦白了的臉，還稱得上是風韻有致，但可惜就是下垂的法令紋，早被時間補住。再加上那日漸走樣的身材。哎，腰腹間可是實實在在走過中年。

李監事正安排下檔節目，忙回嘴:「我說蘋果大姨，新來的燈光師，就喜歡強調地燈的放射式打法，上禮拜您這一曲，他就是這麼打，您那時也沒意見，怎麼今兒個....」

「上禮拜.....他哪是這樣打的，今天可完全不是這麼回事，焦距通通集中在我的腰和腿，全給他照肥了....」小蘋果抬高了嗓門。

「您安一萬個心，我在吧台磨咖啡豆，瞧您今天氣色還挺佳....」外頭的小顧插話來，給每人遞了一杯木瓜牛奶，抓條抹布又晃出去。小蘋果只見到他鼻頭油油，在眼前搖晃。

「是麼?」小蘋果又往臉上撲點粉。這臉淨冒皺紋，怎就不會像小顧那般冒點油，像十八歲少女的翹鼻子呢?

外頭前奏音樂響起，是第二輪迴，喇叭聲氣勢漸漸減弱，再不出去不行了。主持人方力，正安撫著聽眾的情緒。「我們再給小蘋果一些掌聲，往事只能回味.....」

「蘋果大姨，....」李監事還要解釋呢，小蘋果拉開垂掛的布幕，一腳跨出去，整個人亮在spotlight裡頭，雙手闔在胸前，如一尊沐浴晨光的女神。她的神情很寧靜，八成沒聽到就在進場前，後頭窸窣窸窣，青青和月桂香互咬耳朵「蘋果姨月經來了。大家小心」之類的話呢。

她知道今天火燒上來的原因。不是因為燈光師，從前奏到尾曲，她壓跟沒注意周遭的光線。也不是因為月經來了。去年，小蘋果的更年期就到。之後只在今年年初大女兒出嫁時，血晃蕩蕩來過最後一回。如靈光一現，死人的迴光返照，照那麼一回。她已撒頭撒尾走向無性別的年代。

昨天被硬坑的那一場清涼到可以擠出餓水的壓軸曲，是導火線，但最主要的原

因則和老趙有關。原本該在最後一排單人咖啡座位置上出現的老趙，沒來。而這已是他消失的第三個禮拜。小蘋果從未等一個男人如此之久。

「老趙大約是走了.....」音樂ㄉㄥ、ㄉㄥ、ㄉㄥ、...小蘋果左腳按著吉魯巴的節奏，「你就要別離呀，時光難倒回.....」她臉上那份寧靜與惆悵是衝著老趙來的。

老趙六十多歲，挺英挺的一個除役上校，鼻筒一桿直，兩隻大眼是正山西佬，跨過太行山那種漢子的表情。每回惹得她絲絲春意蕩漾。她在台上對著老趙拋媚眼。老趙看在眼底，也挺受用。但人就是害羞木訥。不像那個四川仔洪亮，早就玫瑰花、藍葵花兒送個沒完，約飯局牌局都好幾回了。

老趙真是傻，當真以為小蘋果唱清場的。

早聽說他要回老家去，遲早的事。「時光一去不回首，.....」剩下幾個音符掉在台上，蘋果連敷衍都懶，直接下台。

~~~~~  
二十坪大二房一廳一衛的房子裡頭，小蘋果擦掉所有裝卸，變成徹底寂寞的一個人。女兒送的SK2擺在鏡子前面。挺無奈的。早不該嫁掉女兒。剩自己一人，多蕭條。她很煩亂，玩弄著卸掉五言六色的化妝棉，把髒污的化妝棉揉成一團團的棉球。

就在她揉了五個大小不一的化妝棉球後，電話沙啞的聲音響起。

按例小蘋果下班後是不搭理任何人的，讓答錄機低低運轉。

「多可愛的玫瑰花...多可愛的玫瑰花.....這裡是5618090，如果你要找我打牌，我最近戒了，請找別人。如果你有其他事情，請在嘟一聲之後留言。」答錄機是大女兒玉籃幫她錄的。那時覺得錄的內容挺三八，又把一千牌友全得罪光了。可是女兒信誓旦旦保證，以後會趕快生個小孫子讓她逗弄，到時候忙得一身骨頭酸都來不及了，絕對沒空找牌搭子，不如現在就先做好戒牌的準備。

沒想到等這答錄機錄好了，玉籃倒不忙著生小孩，連娘家也少回了。小蘋果曾經想過要把答錄機的留言給改掉。可是那些古怪的按鍵，亂暗一通後還會發出怪聲。她弄得機器生氣，自己哀怨，一番折騰後還是沒更動任何東西。

「答錄機好貴的呀.....」小蘋果喃喃自語。

電話那端洩出聲音。

「沙沙沙.....小蘋果，是俺啦.....你不在家哪。要說些什麼?.....」

執話筒的人對著機器似乎也緊張的要命，可以想像那種搔頭搔腦的蠢樣子。

「沙沙沙.....是俺啦。.....」雜音真多，要分辨那聲音有些困難。可是，一句低低的「小蘋果」就過濾掉許多人。會喚她這名字的人，只有紅包場子裡頭的熟客。而知道電話的人，就只有紅包場的李經理和捧她的人，四川仔洪亮，浙江佬黃董。

還有，要命的老趙阿。兩人眉來眼去第二個年頭，小蘋果按捺不住下場子遞了電話號碼。

「俺會記得帶幾個家鄉小吃給你。」

有點熟悉，卻很難確定。是誰?

小蘋果只聽清楚這一句。

夜裡，俺會記得，俺會記得的聲音如攏出水面的鯨豚，撥動她的心。

肯定是老趙，有個電話表示在那方心裡頭還掛著我，憑著女人的直覺，小蘋果捏緊手絹，把頭埋進薰過香的被單。

她還是沒接電話，事實上，也不由得她接。就在小蘋果細細猜疑之際，電話嘎一聲終止了。

~~~~~

紅包場內歲月是無聲的影子，總會尋著人去棲息，去攀附。雖說姣好的身材比不上溫暖的笑容和字正腔圓的歌藝。小蘋果也常自我調侃，我長了肉，他們不也長了老人斑嗎?

但是，替月桂唱壓軸的那次事情以後，小蘋果偶而會想，歲月在紅包場一段段消磨.....可歲月最饒不過卻是女人。男人總置身事外，與衰老無關。

隔一天不打緊，隔兩天、又三天，小蘋果虛度白天的伎倆，就是泡在美容沙龍、或是美髮院。南京東路新開一家燙髮七折、洗髮八折的曼立美髮院，小蘋果透早做完例行的敷臉、彩裝，趕場洗髮去了。

若是洗洗頭能順道洗淨對老趙的思念，那這一趟就划算了，小蘋果在計程車上想著。等待老趙的思念，已經累積到開始將濃愁的愛意，轉換為發酸的恨。許久沒這麼牽牽絆絆一個人，因為這種難得的心動，她設法讓自己存有酸甜的戀愛感覺，

而不要任何一絲恨意，惡龍般滋生胸中。

等到走進曼立窄小的門，小蘋果劈口讚嘆，美容院四面環繞的玻璃。

大片玻璃讓人感覺成為游進水族箱內的魚。

成排扭著腰的魚前來修整毛髮，長毛的變短，短毛的變捲，捲的又梳直，如果不這麼變變花樣，人生多乏味呀。

洗頭的小妹將小蘋果的Beauty、時報週刊和咖啡端過來，引她走進環狀玻璃的圓弧中心點，只剩那兒有空位。生意還真好，才下午兩點呢。

「請問您點幾號設計師？」洗頭小妹例行公事地問。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「我推薦好了，七號設計師不錯。」

「就七號吧。」

奇怪的是，小蘋果除了在舞台上張牙舞爪，其他的一切都喜歡由別人作主，像是指定設計師這類的事情，小蘋果總拿不出任何主意。

小蘋果拿著時報週刊，沈入椅子。最近一則某已婚男星的不倫戀情，吸引她的注意力。離座太太停不了的說話聲，斷斷續續傳入耳朵。

「跟你說啊，我先生情人節送我大哥大一隻呢。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「是小海豚的機子喔，幾萬塊。」

「……………那種胖胖的，很可愛捏。」洗頭小妹誇張地驚呼。

「倒也不是錢的問題啦，主要是他的心意。」

「男人嘛，有那個心最重要。他能一天call你兩三次，就表示百忙還記得你。該滿足了。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「我先生很忙嘞，昨天又走了，大陸那邊生意忙不過來。」

「您先生大陸有工廠啊？」洗頭小妹又是一聲驚呼。真是蠢話，現在台商可多了。小蘋果在心底看不起她。

「多了，上海、廣州、瀋陽……加上台灣、印尼，他都這樣跟我說，說他陳世先狡兔有五窟，光打掃賓妹就請了五個。」



小蘋果用餘光撇撇鏡子，想看清楚這個受寵的女人臉蛋長得如何。果然年輕，白的臉沒一點皺紋。難怪受寵呢。

「請問您今天還是七號設計師嗎？」

小蘋果正要點頭，才發現原來洗頭小妹是對著離座太太說的。

七號似乎不錯，這麼多人點他。她又低下頭讀那本啃不完的八卦週刊。可是思緒卻飄開了，想起剛去大陸的老趙，會在大陸待多久呢。通常個把個月逃不過的。人老思還鄉，感情分外濃郁，必得要遊覽許久。不像這些台商，來來去去，利字當頭。還有包二奶互相較量呢。

甬管別人，眼前這個老趙就讓人搞不定。兩眼交會三年了，只自己一勁兒想，終歸是楚河漢界，兩不相犯。人家搞不好沒那心思呢。

只不過，倘若沒有，又何必紅包出手這麼大方，還每週三天包我小蘋果的場。就是這股念頭壓住小蘋果，我可以等。一年兩年三年，對我們來講，不都是一樣嗎？就是不知....不知他大陸有妻子嗎？真叫人煩。

哎，似乎沒有的。記得老趙的朋友，同是空軍一連的秦頭，說老趙一輩子打光棍，跟小姐喝茶還害羞呢。

就這麼胡思亂想的時候，七號設計師來了，竟是男的，叫Johnson。

七號和鄰座太太打情罵俏一陣，藉著剪髮，揣度左右髮梢對稱的機會，用手挑了挑客人的耳朵。

小蘋果透過鏡子看得一清二楚，世風日下，你說這個年輕少婦的行徑比起我小蘋果還更大膽呢。不過人家終歸是有錢太太。

輪到Johnson剪小蘋果的頭髮。他的手真俐落，也真輕柔。梳兩下，就把頭髮全攏到後頭。看這手法，難怪有許多老熟客。

「您第一次到這這裡吧？」

在Johnson眼裡，生客人總該敷衍幾句。尤其這個客人，四十開外，卻有著一頭年輕的頭髮。美容師最愛的那種。

正前面的鏡子映出一張生動的臉孔，雖然過氣，但那種殘存的風味還在，小蘋果不知此時的她，捲的髮溼了，水珠神奇似地賜給她楚楚可憐的味道，騷到骨子裡，連年輕男子也會發暈。她只注意到 Johnson 留著爽利的中長髮，是個流氣的設

計師。

「這家新開的，沒來過。」

她迅速不帶情緒地回答，想要撇清跟這種男人的關係。

十多年前，小蘋果第一次苦海女神龍的經驗，就是跟了同家美容院的男設計師。那時後從顧客到設計師都想騙稚嫩髮姐的人和錢，十年後還是一樣，重複的把戲。

是的，小蘋果曾經也是洗頭小妹，被騙失身的那回事，她現在回想起來不會痛哭失聲，但每次心情不好，又煩又悶，就會朝貢式固定來到美容院。

洗頭。聽水聲。還有吹風機穩定的頻率，心情漸漸平靜。

Johnson不是太靈巧，沒發現小蘋果頸後的肌膚緊縮起來。他絮絮叨叨的自說自話。

「您的髮質不錯，髮量又多，可以去拍廣告。」

「.....」

「剛才那位太太就差多了，又染又燙欠保養。還好現在每個月固定來保養，成效顯著。」

「ㄟ.....」

「別誤會，我並不是遊說您來保養頭髮，而是真覺得您的髮質得天獨厚。」七號補充。

小蘋果闔上雜誌，「那位太太很漂亮。」她對這鏡子裡正梳頭髮的那雙手說。

「當然漂亮，做人家小老婆，怎能不美？」七號見小蘋果終於搭理他，話更擋不住。

「她是第三的，告訴您喔，第二個也常來，不過是Carrie下面的。」

「什麼意思？」

「另個二老婆是我們三號設計師的熟客。這個三老婆，比較喜歡找我設計，她的臉型不錯，換髮型容易。難怪陳董愛她多。」

又一樁八卦，小蘋果懷疑自己並沒有從刊登裸女封面的週刊內鑽出頭。男人有幾個錢，就是這樣。還好老趙窮，回個大陸，光籌錢就拖了幾年，虧她顧念平常捧她的情份上，藉著作壽的理由，送了兩對翠綠玉手鐲，讓他抵點路費。

原先小蘋果打好算盤，認定翠玉這東西，大陸滿山滿谷。老趙這趟回去，叫他順手給我撿幾隻輕巧、色澤活躍的帶回來。那她先前送出去兩隻頂便宜近萬的翠玉鐲子，就不算白給了。想到這，小蘋果氣起老趙，「雖說平常沒連絡，可是真要走，也該通知一聲。」「來那通電話，又說不清楚，現在到底在哪一省？」

暗自嘀咕。七號又說了，「第一次來的顧客我通常免費送一次護髮，而且幫你加ㄉㄤㄉㄤ芭油，讓髮更加輕柔。」「特別的喔……」他在鏡子裡頭眨一下眼。

小蘋果順著他五指搓揉，幾乎要打起盹來。後來又聽到他說，「可以洗頭了……」才起身，軟綿綿地躺進洗頭椅子。椅子是符合人體工學的新設計，七號按個鈕，不知怎的，原本坐著的小蘋果，就變成半躺在椅子上了。水聲嘩啦啦，順著耳朵、側髮，小蘋果陷入半昏迷。

忽然，聽到絲絲高亢的聲音。她勉力撐開瞳孔。

對準天花板。水聲還是很像催眠，一聲蓋過一聲。潔白的天花板浮現老趙挺直的鼻樑，輪廓、下巴。像浮雕一樣。越來越清晰。

「見鬼了。」她掩住眼，忙不跌將膝蓋放在地板上，上半身向前傾，準備起身。

外頭人看來，小蘋果倒像伸手要攫取什麼似的掙扎。

「還沒好……頭不要抬起。」七號趕緊遞過毛巾，圈在小蘋果脖子上頭。另一手忙去壓低小蘋果的頭。

兩人這麼一起一落，幾秒鐘後才鎮定。

他大概想，我怎麼這麼急呼呼的吧。小蘋果對自己表現出的不莊重，感到非常不好意思。後來，接下去的幾個動作，她刻意地放慢節拍，連付錢都晚了好幾秒。

~~~~~

回想起來，這似乎是個徵兆。

在天花板上見著老趙浮雕的臉孔。

下場後，月桂亮著她嬌俏的白脖子，在化妝間晃來晃去，目的在展示山東蠻子送的黑瑪瑙項鍊。二十顆比木瓜籽還烏黑的瑪瑙，襯著月桂的脖子，果真好看。周遭幾雙眼睛，比蒼蠅還饞，猛盯著木瓜籽不放。

「一起夜宵吧，山東蠻子大請客。」月桂這麼一說，青青、賽麗君都跟著哇哇

叫。月桂敷衍完這幾個年輕的伴舞，難得走到小蘋果身邊，約她一起攪和去。

「走啦，蘋果姐。」

「是呀，是呀……」蘋果姐許久不跟我們四缺一。「蘋果姐別減肥啦，一起去宵夜嘛……」霎時，小蘋果成為眾所矚目的焦點，想要不起身都成了擺架子。

月桂、青青、賽麗君、小蘋果四個人於是坐上山東蠻子加長型的凱迪拉克，除了月桂在前座，其他三人豐腴的臀部塞在後座。

吃宵夜的地點選在滿華園，是中價位的辣味川菜。宮保雞丁、鳳梨蝦球、芙蓉豆腐、當季蘆筍叫了滿滿一桌。然後就是紹興酒，划酒拳。這些事情小蘋果回想起來，精神還恍恍惚惚。

只記得特別深刻的是，月桂攬著山東蠻子的胳膊說：「乾爹……這位就是蘋果姐，您上回說她那曲往事只能回味，非常有味道呢。」

「就是你……哎，真是幸會幸會。」山東蠻子伸出生意人慣有厚重的手。

小蘋果沒接住。

「乾爹最喜歡這首歌了。蘋果姐要不要唱一點呢？」月桂繼續說。

山東蠻子突然制止，「別唱了，今晚特別傷懷，聽不了那首歌。」看來山東蠻子倒是感性的人，小蘋果沒料到會有這種情況。

月桂撫著乾爹的胸口，「別這樣嘛……不過是一個司機，再找就有了。」

青青和賽麗君討論著這件讓山東蠻子不快的事情。

「就是老趙咩……每回都坐最後一排人座的那個山西人。」

「大鼻子那個嗎？」

「應該是。」

「聽說……死在北京胡同窯子裡，真丟台胞的臉。」

「看他人很木，怎麼搞得。」

「這一杯敬老趙，他作了我十幾年司機，每回來捧你們，都是他接送，對我算是盡心盡力了。」山東蠻子高舉酒杯。大夥跟著舉起，小蘋果顫抖的手抬得稍微高了些。

「人要走還真快。消息從大陸那邊傳回來，要不了半天。」山東蠻子像是招供般說得清清楚楚。

奇異的是，小蘋果竟沒哭。甚至當青青和賽麗君爭辯，老趙的鼻子是否大過山東蠻子時，她還淺淺地笑了呢。

幾天後，小蘋果不再足不出戶。她心裡咒罵自己，哭個啥勁。這會小蘋果瘋婆子似的來到美容院。馬上點了七號要洗頭、染髮兼打薄。

她要變，世界都變了，人心也變了。真心值幾個錢。

只可惜那對好翠玉鐲子。